

# 诞生于保定的小说集 《客窗闲话》及其引领的武侠风气

李 云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摘 要:**吴炽昌虽然是浙江人,但是长期在河北生活,在保定完成了《客窗闲话》,其中多有武侠故事。吴炽昌与河北的文人高继珩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保定和河北的文艺繁荣作出了贡献,引领了晚清北方小说的武侠风气。

**关键词:**《客窗闲话》;吴炽昌;保定;武侠小说;武侠风气

中图分类号:I2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3-0125-04

吴炽昌(约1781—1856年之前)字芑斤,浙江盐官(今海宁市)人。其著名作品《客窗闲话》被认为是“道光后期成书并刊刻行世的成就最高的文言小说集”<sup>[1]</sup>,吴炽昌虽然是浙江人,但是一直在河北生活,所以谢性甫说:“吴公,浙水名流,燕山游幕。”<sup>[2]503</sup>据作于道光十四年(1834)的《客窗闲话》自序可知,这部重要的作品是在保定完成的。道光三十年(1850),吴炽昌又创作了《续客窗闲话》,时在“泉州官舍”,泉州是天津宝坻县的旧称,在清代亦属于河北省的区域。他在《续客窗闲话》自序中言:“仆古稀已届,两耳塞绵”,“谁其订正,高君寄泉;一经笔削,较胜于先”<sup>[2]504</sup>。可知,吴炽昌当时已年届古稀,与河北文人高继珩(号寄泉,1797—1865)关系密切,并请其审订书稿,且认为书稿经过高氏的订正后,大胜于前,对高氏有积极的鼓励与充分的肯定。后高继珩创作《蝶阶外史》(今有1854年镌香火因缘室藏板),受到了吴炽昌的影响。所以,吴炽昌以客居身份为保定和河北的文艺繁荣作出了贡献。

## 一、《客窗闲话》中的武侠故事

《客窗闲话》的内容涉及到爱情、案狱、武侠、狐鬼、因果报应等内容,其中的武侠故事最值得关注,塑造了各种武艺高强的人物形象。如《某驾长》写船上的某驾长,身怀绝技,力大无比,能够把寺庙中的梁柱拔起,再轻轻地挪回去。《白安人》写白氏身怀绝技,能以棋子击杀盗贼。《孙壮姑》写身怀高超武艺的侠女,智勇双全,打败盗贼,保护了主人。《周姬》写侠女甘居妾位,利用智慧和武功战胜了妒悍的正妻。小说中对人物描写比较细致,且对武林的作风有所描述,如《白安人》中“安人呼婢十余人来前,皆已易短装,黑衣黑裤,望之如墨”。“安人遂自起,易乌缎袄裤,以青绦蒙首,挂铁丸囊,俊视之,目立眉扬,英

收稿日期:2014-02-24

作者简介:李 云(1980-),女,河北定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武之概,另具风流,非复平时娇弱矣”。在后面兴起的白话武侠小说,如《三侠五义》中夜行人也有类似的装扮。

这些文言武侠小说与《聊斋志异》中的武侠有很大的不同,《聊斋志异》中只有《侠女》一篇可称为侠,其他如《商三官》等,不能算为武侠。所以,《客窗闲话》中的武侠故事可算为清代文言小说中的一大亮点,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新颖的题材让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读者看惯了仙狐鬼神,知道为虚无缥缈,人间的一些故事,除了因果报应之外,也都无甚奇异。身怀绝技的侠士们,虽然是人,但却有着超人的能力,能够让读者为之振奋,所以,这是一种新兴起来的题材,如一股清新之风刮过。

## 二、《续客窗闲话》中的武侠故事

吴炽昌后作于宝坻的《续客窗闲话》对武侠内容继续有所发展,写作手法也更加娴熟和高明。如《难女》中,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先写一位镖客,武功甚是厉害,再写壮汉们运送糖包,十分费力,“每包约重百七八十觔,皆壮而多力者,肩之疾趋”。逃难的女子其貌不扬,但身怀绝技“接(糖包)而投掷,不甚费力。群夫大哗,金以糖包共压女。女无惧色,左抵右抛如弄丸然,纷纷飞出市头,反将群夫击退”,有四两拨千斤之技,真是令人叹服,原来是一个隐于世间的侠女。人们求助于镖客,让他对付难女,但却被难女轻易地打败,进一步突出了难女的高强武艺。

《难女》还讲述了一个短小的故事,有猷县女子卖艺者,武举欲强娶她,女子和他打赌,在炕上能搬动她就嫁给他,“女子乃闭门,去衣俯伏炕上。武举腾身上,以两手翻其躯,竟如铁铸,莫动分毫”,女子身坚如铁,武举不能把她翻转过来。“随作开弓势,尽平生之力劈分两股。力尽而股不稍移”,也不能用强力分开她的双腿。“武举怒击其臀,坚如石。遍击首背,皆然,拳反作疼,乃伏其背,以柔情动之,闻女子酣呼睡熟。播弄终夕,无可如何”,女子身硬如石,用拳打她,反倒自己手疼,武举不能赢,想以柔情动之,女子也不为心动,最后武举力脱而死。小说用一系列的动作描写,层层递进,表现出卖艺女子身怀绝技,通过武举看似强大的外表,来衬托女子虽外表弱小却武艺高强。

《续客窗闲话》中还有写镖师的,如《金镖客》写了一位有侠义心肠、武艺高强的老镖师,贼人用利斧砍其头,斧反激回,伤贼首而跌。还有写文士习武的,如《文孝廉》中的文士,能以两手倒挽五六套大车,使其逆行。武侠小说的产生,与鸦片战争前后内忧外患的社会局势密切相关,对武侠的描写,在满足读者求新求异的阅读心理的同时,还能给读者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满足其对现实生活中侠士的渴望与幻想,希望侠士们能够挽救日益衰颓的社会,拯救和帮助弱势群体。

## 三、晚清河北兴起的武侠风

河北迁安作家高继珩,少年与青年时寄居宝坻外祖家,后在河北栾城、大名等地任职,曾为吴炽昌订正《续客窗闲话》,他在武侠题材方面受到了吴氏很大的影响,其《蝶阶外史》卷二,集中以武侠故事为题材,刻画了许多形象鲜明的名捕、侠士、侠女、高僧和大盗的形象,他们都具有高超的武艺。如《万人敌》中写天津卫总观察的师傅有万人敌之术,“持刀跃起上马,横刀大呼,呼声如雷”、“树株左右倒,中开路一条”、“下马置刀,神色不变”;《三和尚》写宝坻宠福寺的僧人身手矫捷,擅轻功之术,“公子转身,和尚已从楼脊跃而过”、“俄顷之间已数十度飞”;《少林寺僧》中写少林寺僧武艺高强,且能因材施教,传授人们绝技,有一个瞽者学艺,少林僧持青铜钱五百撒掷山上下,让他寻找,过一年,瞽者竟摸索寻到五百枚钱,目顿明;有一个瘫者学艺,少林僧先让他练习扔大石子,再练习投小石子,渐渐练成百发百中之术,成为一名船上的镖师。《蝶阶外史》中也写到了有侠客之风的大盗,如《窦尔敦》,窦尔敦虽为盗,但是与客共遇恶僧,就想办法除掉了恶僧,救了客,并且不接受客表示感谢的钱财,表现出侠义之风。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篇,当属《高二爸》,高二爸是宝坻一个捕役,身怀绝技,七十多岁了,屡次告老

还乡,县令不许。盗贼们因为害怕他,不敢来相犯,相邻的武清县有盗杀人拒捕,请宝坻县派高二爸帮助捉盗,高二爸独闯盗窟,小说写得惊险动人,紧张刺激,现节录于下:

(高二爸)至某处盗窟,其渠迎之入,令其下剧盗二三十人,一一谒,曰:“尔等皆非二爸敌也。”问来意,曰:“二爸亦太多事。我等相戒不犯公境数十年,今又理越境事耶。”二爸曰:“我来不获已。”因历述武清令礼聘状,邑令敦迫状。且曰:“我年已七十,既敢来此,数根朽骨,尚自惜耶。不得案中人,有决一死斗耳。”渠曰:“远来大不易,且共饮。”罗列酒肴,延之上坐。酒三巡,献肉一盂。一盗曰:“我欲敬二爸肉一方,敢食否?”应曰:“敢。”盗持刃之锐者,刺肉置高口,高张其口承之。盗并力戳,刃业已为齿所格,力既竭,不能进毫末。拔之,亦不能出,相持逾炊许。渠曰:“休矣,敢不令案中人随公去。”高张其口,盗持刀坐数武外。洗盏更酌,三更向尽,饮咄毕,卒获二贼归案。<sup>[3]387</sup>

作者运用了多种写作技巧来刻画这位名捕。先是欲扬先抑,高二爸虽然身怀绝技,但是已经七十岁了,到了衰老之年,还能有当年之勇吗?在此,作者设置了一个大大的悬念。再是鲜明对比,高二爸,孤身一个老头子,明显处于弱势,群盗相聚在一起,二三十条汉子,明显处于强势。高二爸却只身一人独闯盗窟,又是一个大大的悬念。然后,作者把焦点对准高二爸,看他到了盗窟,大盗的头领忙来迎他,这时的气氛貌似是友好缓和的,但是大盗头领很是狡猾,他表面上对高二爸以礼相待,让手下的剧盗来拜谒二爸,说他们都不是二爸的对手,实际上,却是借此话来激怒众盗,耍弄“先礼后兵”的手段。头领问二爸的来意,这也是他的狡猾之处,他肯定知道二爸是来抓案犯的,不是来跟他们喝酒聊天的,但他明知故问,以此来责备二爸多管闲事,我们不犯你的县境,你怎么还管邻县的事呢?以此进一步激起众盗的公愤。对大盗的种种伎俩,二爸都坦然处之,表现得非常谦逊友善,他说:我是不得已的啊,朋友。这也只是二爸表面的客套,他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地说:“我年已七十,既敢来此,此数根朽骨,尚自惜耶。不得案中人,有决一死斗耳。”我老头儿既然来了,就得把案犯带回去,如果你不答应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哪怕拼了这把老骨头,我也得跟你们决一死战。以高二爸的威望,说这一番话,自然是让盗头内心惧怕,气氛渐渐紧张了起来,眼看着就要有一场血战。但是盗头继续展示着他狡猾的手段:你远来不易,咱们还是喝杯酒吧。高二爸不推不拒地喝了三大碗。紧张的气氛表面上缓和下来,但却一直在暗中升级。那些虎视眈眈的大盗们都在擦拳摩掌、咬牙切齿了。果然,上来一盆肉,到了全篇最紧张、最刺激、最高潮之处。大盗说是敬肉,其实是一个阴谋,明晃晃的白刃插着肉送进了高二爸的口中,真是让人胆颤心惊,大盗趁机用力刺杀高二爸,但是刀刃却已被二爸的牙齿咬住了,立刻展现出了二爸绝伦的武艺。大盗用尽所有力气,都不能进一丝一毫,想把刀拔出来,也拔不出来,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盗头知道胜不了高二爸,出来打圆场:算了吧,算了吧,我们不敢不让二爸带走案犯啊。大盗拔刀,二爸张口,大盗持刀跌坐在数步之外。酒宴继续进行,二爸从容地吃喝完毕,带着两个案犯回去复命,紧张的气氛全部缓和了下来,前面的悬念也都一一解开,高二爸以高强的武艺让大盗们心服口服,让读者拍手称快,连连叫绝。这是一篇非常精彩和刺激的短篇武侠小说,塑造了高二爸的名捕形象,他虽然老了,但是还身怀绝技,对于他的绝技,作者没有太多说明,只是通过他“口格白刃”展示了出来,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在此之下是他高不可测的深厚内功和绝伦的武艺。二爸虽是名捕,却有侠客的豪爽性情,还深谙人情世故,智勇双全,在与大盗们的接触中,有进有退,有礼有义,有勇有谋,只身入盗窟,不流血而大获全胜,令人五体投地。小说中对反面人物大盗头领的描写也很精彩传神,他圆滑事故,又狡猾多端,同时还颇识时务,见机行事,既然不能胜高二爸,就痛快地让二爸把案犯带走,也颇讲信义。总之,高二爸是《蝶阶外史》中最光辉的形象之一,堪称天津宝坻名捕,其盖世绝伦的武艺,堪与影视剧中的“四大名捕”相比。

《蝶阶外史》还写了剑术奇妙的女侠客,如《剑术》中,有一位宋四娘,她舞剑时“初舞一片白毫如银球旋转,渺不见人”,再舞“四禹如白练一条,倏左倏右,不可端倪”。舞毕,四娘“立面前,亭亭不胜衣,仍

不改如兰之息也”。《蝶阶外史》中还写到武林中的排名与纷争,如《拳勇》中,说大江南北以拳勇鸣者八人,其一为僧,其二为吕四娘,白奉官为七,甘凤池为八。因为僧“淫剽无行,荼毒善良”,七人相谋一起除掉恶僧,为武林除去一害。

清代兴起的文言短篇小说中,《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以花妖狐魅的传奇和志怪为主要内容,缺乏此类精彩的武侠故事。而《客窗闲话》、《续客窗闲话》、《蝶阶外史》中的武侠故事、武艺描写丰富,发展了晚清文言短篇小说的题材和内容,强化了武侠的传奇色彩,使读者觉得耳目一新;促进了晚清文言小说的通俗化和大众化,由文人情趣转向市民情趣,满足了广大民众的阅读和娱乐需求;甚至影响了北方武侠小说的兴起与发展,为长篇武侠小说提供了故事素材、人物原型、武功技巧以及写作方法等等,晚清逐渐兴起的《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中,多有侍卫、侠士、盗侠、盗贼、高僧、侠女等人物,在吴炽昌和高继珩的小说中都能看到类似的形象。民国时期,北方武侠小说进一步发展并达到繁盛,天津成为武侠小说的一大阵地,吴炽昌、高继珩等作家无疑是此武侠风气的开拓者与奠基者。

#### 参考文献:

- [1]张振国. 奇诡诙谐,雅俗共赏——吴炽昌《客窗闲话》危论[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0(3): 33-37.  
[2]吴炽昌. 客窗闲话 续客窗闲话[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  
[3]高继珩. 蝶阶外史·丛书集成三编 文学类·琐谈、书牒[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 One Novel Collection Born in Baoding *Kechuang Xianhua* and the Wuxia Trend It Leading

Li Yu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Wu Chichang was born in Zhejiang, but he had lived in Hebei for a long time, and completed *Kechuang Xianhua* in Baoding. There were many wuxia stories in the novel. Wu Chichang had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Hebei writer Gao Jiquan and other Hebei writers. He had made contribution for the literary prosperity of Baoding and Hebei, and lead northern novel's wuxia tren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Kechuang Xianhua*; Wu Chichang; Baoding; Wuxia fiction; Wuxia trend

(责任编辑 陈 静)